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卷 盧 隨 筆

王伯恭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歐陽公云與子書勿浪書事者可
記者他時便為故事此誠為學
者示之準也

臨川李提學瑞清表湖先生之族
也辛亥冬避地滬上自稱清道人
賣字為活極穢時歲可得兩萬元

王伯恭先生傳略

先生原名錫鬯 字伯恭 亦字伯弓 後名儀鄭 字公之僑

宣統初 因避御名 以字行 王氏故盱眙名族 其尊

人清南先生蔭棠 官浙江溫處道 先生年十四 爲何子貞

所激賞 光緒壬午 李文忠公奏派先生與馬相伯赴朝鮮

應其國王之聘 東渡後 以先生參議軍國事務 時吳武壯

公註軍漢城 項城袁公領慶軍營務處 南通張季直及范肯

堂周彥昇 泰興朱曼君 均在吳幕 先生頡頏其間 一時

稱盛 越三載 辭歸 丙戌謁潘文勤公於京邸 初見即

詫爲今日得見魏晉間人 且許爲今之王景略 先生有朱文

小印曰今略 即指此事 戊戌三月 旅順爲俄羅斯所占

宋忠勤 以毅軍移駐牛莊 招先生入幕 相得如家人 戊

子舉於鄉 庚寅官國子監學正 秩滿改外 爲湖北宜昌府

通判 旋入張文襄公幕 調著歸州知州 并辦府河口及應
城釐金 辛亥國變 避地滬上 壬癸之際 佐張樹人治兩
浙鹽運事 及項城就總統職 先生適以他事北來 項城乃
招之入幕 致廩餼 旋由統率辦事處改隸陸軍部 充祕書
先生爲學 自朱子小學入手 於書無所不讀 並通漢宋
之郵 留心經世之學 工詩古文 尤嗜汪容甫魯通甫二家
文不加點 潘文勤公謂似雪苑辟疆 有蜷廬詩集□□卷
文集□□卷 蜷廬隨筆五卷 此刊乃節本不分卷手
寫原本尚在尹石公處 在南
學日 校勘初學記藝文類聚 工書 純用紫毫筆 四十以
後 得宋拓閣帖臨之 頓改舊觀 又得擬山園初印本 愛
其生澀 刻意摹仿 寸縑尺紙 人爭寶之 辛酉冬 卒於
京師 年六十□ 無子 有女□人 長適吳縣褚某 次適
婺源江福孳

闕鐸曰 輓近自命跼弛不羈之材 大抵高自位置 視天下如無物 甚且非聖無法 使人不可嚮邇 先生蚤負盛名 當代鉅公 倒屣以席 而先生恂恂儒雅 絕不露材揚己 其周旋諸將 親若家人 而砥厲廉隅 一介不苟 遂使世人 不敢以名士爲詬病 殆以朱子小學爲入德之門 故動循定檢 確乎不拔 有自來矣 持論諒直 絕不以私廢公 於翁常熟 雖係師弟 而於其不慊於李文忠 遂不惜以國家爲孤注 極力主戰 致有甲午之役 每一論及 歎息痛恨 不稍迴護 民國四年 以他事北來 項城聞之 亟加羅致 謂先生原名爲某某 左右皆愕然不知 且言此君素性不治家人生產 厚糈徒滋浪費 但謀稻粱 俾獲溫飽足矣 一時士論 多先生不輕干謁之介節 尤感項城之睠懷舊雨捐棄前嫌也 先生詩文 不役役於格調 而取

徑極高 摘辭極雅 信手拈來 都如宿構 殆有生知之慧
絕非困學可幾 猶記先生在宜昌日 夢中得句云 飛鸞
騁高荷 其胸次之爽朗 真不食人間煙火矣 先生負經國
大猷 平生雅不欲以文苑自域 乃有才無命 徒以書名震
溢 奪席安吳 易簀之歲 手書春帖曰 儒冠誤我 年矢
催人 亦可想見其佗際也

蜷廬隨筆目錄

光緒甲申朝鮮政變始末

吳武壯

袁項城

李文忠

馬眉叔

科舉叢詒

江蘇學政刻試牘

論書法

作字用紫豪

書法鋪豪與裏鋒

六朝書法

陸抗墓磚硯

購書

宋人小說

姜白石集

西樓帖

唐人雙鉤

明人筆記

臣瓚姓薛

贗書畫

博塔胡同小班

胡寶玉校書

清季兩義伶

正陽門闕四孔

秦淮風物

西湖

欄柯山

鴉片

淡巴菰

福靖船主關瑞堂

李綠寶

天長縣署之幕友男化爲女

民婦一產七男

鬼學

乙卯辛酉北京兩風災

黃桐生之見鬼

政應月日之巧合

家風記

何貞老

金明齋秀才

潘文勤師

翁文恭師

劉棣仙

姚石泉同年

戴文節

何廉昉先生

張小浦丈

宋忠勤

王壬秋年丈

李蕤客侍御

八指頭陀

易實甫

勒省旃明經

李文石觀察

顧印伯大令

李梅庵提學

吳子脩太史綱齋編修

陳御三編修

文廷式

呂秋樵

鄭祝君

張寅伯師

吳康甫二尹

吳鶴舲

楊小齋大令

陳逸松秀才

余小鳳孝廉

謝石溪廣文

朱曼君

秦澹如

雷亞公明經

宮島大八中島裁之

尹元仲舍人厚菴司馬

汪子僑孝廉

吳董卿王義門

戴子開觀察

吳伯良

趙聲伯

張雲門孝廉

周尼述茂才

江竹浦

張文襄

徐菊人

周岫芝

姚頌虞

馮峻光

吳楚生

載漪

載濤載洵

宮子猷

斐伯謙

程小江

邱履平

張栩人運使

王覺生

姜桂題

趙次帥

李小峰

康有爲

沈愚溪

載澤

袁克文

蟬廬隨筆

盱眙王伯恭

光緒甲申朝鮮政變始末

光緒壬午之冬 余奉合肥相國奏派 偕馬相伯舍人往朝鮮
應其國王之聘 時吳軍門長慶率六營 駐防漢城 書記
朱冕君張季直諸人 皆與余相得 冕君尤篤 袁慰亭司馬
時權營務處 慰亭爲篤臣年伯之子 而端敏之姪孫也 端
敏治軍臨淮時 先伯父在其幕中 故有世誼 余時居新南
營 在漢城新王宮之左 慰亭居三軍府 相去僅數十武
朝夕恒得相見 慰亭少余一二歲 弟畜之 其居三軍府也 蓋
與吳帥不甚水乳 藉爲朝鮮練兵之名 遂別樹一幟 其爲
朝鮮練兵 則以戰事之後 朝鮮人仍以刀槩對敵 慰亭
諷國王以講求武備 於是王以五百人屬其督練 慰亭欣然

受命 延一王姓 新自德國歸者 爲之教習 終日在大院
中排班進退 慰亭憑几觀之 余亦時得寓目焉 朝鮮民氣
謹慎 視上國如帝天 雖見中國商人 亦無不懍懍 慰亭
使譯者傳諭五百人云 中國練兵 非汝國兒戲比 苟不聽
約束者 立刻軍法從事 五百人咸股栗聽命 每日操演時
王教習持鞭睨其側 呼曰 左足起 五百人悉舉左足
高下如一 有參差者即揮鞭痛扶 步伐進退前後左右如之
舉槍放響亦如之 教練甫半月 慰亭詰國王及吳帥閱操
居然可觀 國王大悅 吳帥賞戰衣人各一襲 於是慰亭
有能軍名 國王且咨合肥 謂其才可獨當一面云
朝鮮國王之本生父名昰應 素以閉關爲主 國王名熙 王
妃閔氏 王素懼內 妃喜親日 於是國中分爲兩黨 昰應
之黨爲守舊黨 閔妃之黨爲開化黨 兩黨水火 各不相入

守舊者多老成 開化者多新進 此自各國所同 又兩黨相爭 自古迄今 未有不君子敗而小人勝者 斯亦天道剝復之理 有莫之爲而爲者矣

光緒壬午朝鮮之亂 由於新舊兩黨相爭 舊黨以大院君爲首 即國王之本生父也 新黨以閔台鎬爲首 國王之妻兄也 王懼內 惟婦言是聽 大院君迂樸 極惡通商 國之端人正士 及績學老儒 皆羣焉奉之 以爲泰山北斗 閔妃嫉蕩自喜 見日本所來之器用什物 無不奇技精巧 絕愛慕之 故亟願互市 國王亦喜新厭故 耽弄遊戲 與妃志同道合 國之少年新進 佻健輕薄者 爭趨附之 以爲識時之傑 台鎬 固妃之化身也 讀書好古 開化亦非所樂 稱爲黨首者 屈於勢耳 顧大院君當國年久 威權尙在 又爲王之生父 雖以王之尊崇 不能強以相就 而舊

黨之粗率者 遂不免有排外之舉 外人知朝鮮爲我屬也

羣向合肥責言 合肥乃奏遣馬建忠前往蒞盟通商 遣吳長

慶前往平亂 抵朝鮮時 其大臣金宏集魚允中等 咸謂大

院君在 恐無通商之理 建忠遂與長慶商定 趁大院君答

拜時 陽以飲饌款之 而以酒食犒其從者於別室 潛令提

督黃仕林 擁大院君於輿中 急派兵士昇之 馳往馬山浦

登兵輪還國 安置於保定 以爲罪人斯得 是誠可訝

矣

朝鮮既互市 其國王以不諳交涉爲言 遣其表兄趙大輔國

甯夏字惠人來津 咨請派員往治其事 合肥商諸眉叔 以

其兄相伯往 建名常良後 以余佐之 並遣德國人穆麟德同行

是時遊學美國之學生初次回國 眉翁擇二人隨往 一爲唐

紹儀 一爲吳仲賢

方東渡時 合肥告相伯曰 諸君此去 第可言往應朝鮮之聘 切不可謂我所奏派 恐日本援例 反爲不美 秘之秘之 相伯遂與余相戒不言 亦告趙惠人同守此義

余在漢城時 公事減少 恒與慰亭相接 其與人來往私函 咸託余代筆 而飛書草檄之事 則皆茅少笙任之 或有上行文書 慰翁不以爲然者 亦倩余潤改 少笙明知之 每以爲笑 而與余交好 亦不見怪也 慰翁知余辭王回國 請余入幕助之 情意堅切 余亦允許 而少笙密向余言 此君萬不可與久處 僕行將棄而他往 君忘程仲清事乎

余聞而悚然 乃託詞回國復來 蓋已決計不就矣 朝鮮既與各國互市 亦仿中國 設立總署 名曰統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 又在王宮內設一統理軍國衙門 蓋仿中國軍機處之制也 馬相伯與余東渡後 國王下教 以相伯協

辦通商事務 以余參議軍國事務 以德人穆麟德督辦海關
事務 以唐紹儀吳仲賢爲海關委員 不數月相伯以與朝鮮
政府議事不合 辭歸 越三載 余亦辭之返國 而以唐吳
兩生薦與慰亭

朝鮮之與各國通商也 約章著大朝鮮國大皇帝 余見之
驚問趙惠人曰 此豈藩屬之詞 趙曰 此合肥相國之意
相國命以此稱 僕對相國言 小邦何敢僭稱 相國曰 爾
邦乃中國屬國耳 對外洋自合如此 故定章如是 余竊
訝之 然不敢置喙 馬肩叔當時蒞盟者 亦言他日必受其
誤也

朝鮮大院君旣在保定 中國士大夫多往慰問者 或曰 通
商之事 各國皆然 公胡獨異 答曰 小邦不可與上國比
小邦地小人少 閉關自守 猶懼不免侵軼 若更與各國

互市 是速其亡也 且上國與外洋通商數十年矣 蒙未見其利也 又某翰林往慰者 以文王羨里況之 大院君走筆答曰 不敢當 不敢當 文王古聖王也 何可以况夷虜 且今上聖明 非桀紂比乎 翰林昨舌而退 朝鮮甲申之亂 一時重臣 悉爲亂黨誅死 慰亭皆優恤其家 倉猝無錢 借軍餉爲用 事定 稟請合肥作正開消 合肥批斥之 謂該管帶純以銀錢買結韓人之心 實屬荒謬 所請著不准行 且札飭吳兆有 責令該管帶借用之餉 照數賠補 慰亭之叔子九觀察 復寄函痛訓之 令速爲賠繳 而是時新與日本訂約 同時撤防 以後遇有事故 彼此知會 同時進兵 不得私出軍隊 於是慰亭交卸營務回籍 所借兵餉 則售產以償之 次年 駐韓通商委員陳菱南觀察病歸 合肥復奏派慰亭爲駐韓通商委員 屬人招余

相助 余方在京課徒 又將從盛軍於小站 遂辭而不往
而茅少笙亦於是時依劉銘傳於臺灣 僅吾友吳曉北往應其
聘 慰亭解兵柄綰商務 非其好也 朝鮮國王又聘姚斌秋
繼余之任 姚袁至不相洽 朝鮮馴以多事 至甲午後 遂
亡其國矣

中國人之健忘 極可笑歎 而貽禍君國 幾召滅亡 尤可
駭痛 甲申朝鮮之亂 中日定約 同時撤防 以後有必須
出師者 彼此知照 同時進兵 不得一國背約私出軍隊
訂約時朝旨派吳大澂續昌前往蒞盟 乃吳續二公到漢城後
韓人問其有無全權 答曰無之 韓人曰 既無全權 不
得與聞 吳續二公 以此進退維谷 難於覆命 乃謀於項
城 覓得其稿閱之 遂據以返報 時清卿爲幫辦北洋大臣
彥甫亦官侍郎 項城方以同知保升知府 吳續二公德項

城 欲與通譜 稱兄弟 袁不敢承 乃以師禮待二公焉
防軍撤後 項城以管帶改爲通商委員 戊子己丑之間 項
城電告合肥 謂朝鮮已潛降俄羅斯 降表爲其邏得 請速
派海軍提督丁汝昌 率戰艦往問其罪 合肥忘甲申中日之
約 遽電丁提督東渡 而丁方巡海至長崎 兵士與日警相
爭未解 不能奉令即往 事又旋爲韓人所聞 國王遣其參
判李用俊奉表來京 辯無其事 且謂降俄係袁僞造云云
政府久以朝鮮事專責合肥 不更爲計 而合肥又以彼中之
事 偏聽項城 以此國王雖有表章 亦置不理 自是韓人
與項城 遂不相能 復遣李用俊來華 輦金以求撤袁 而
合肥復忘光緒八年與朝鮮訂約 互派通商委員 如有不合
彼此知照 立即撤回之條 以項城爲所保荐 廻護前奏
終不肯易 且疑朝鮮人之不免詭詐也 是役以丁汝昌未率

艦隊往討 日本人初無聞知 故能相安無事 至甲午夏
項城電告合肥 以朝鮮新舊兩黨相爭爲亂 漢城岌岌 請
速派兵往平 合肥仍不記前約 奏派直隸提督葉志超 率
衆赴之 而提督聶士成 自請先往詳探 聞吾禮闈報罷
屬其幕友李穀生入都 請吾同往 以吾曾客朝鮮 與其國
士大夫多相識 或可訪得其實也 余謂事本無奇 可以一
電安之 不勞動衆 穀生言行期已定 不可中止 余謂既
如是 幸毋多帶兵卒 吾將歸省 不克偕往 君其善爲我辭
又吾聞葉軍門頃以洪蔭之爲軍師 洪雖北江先生之曾孫
其人兼夸詐陰險之長 吾丙戌春 與之同厲勒省旂上海
廡中 相處二月 深悉其底蘊 煩告葉君 未宜傾心待之
也 葉統兵至朝鮮 初無亂事 項城曰 公歸韓人又蠢動
矣 請姑駐兵平壤 以坐鎮之 俟人心之大定 再班師可

也 項城見洪蔭之極爲傾倒 蔭之亦不欲遽去 因慫恿葉公整駐平壤 平壤者 箕子故都 尙有井田 爲朝鮮通國勝境 官妓尤多 葉公至 徵歌選舞 顧而樂之 將老是鄉矣 而日本聞葉提督率兵入其國 大驚 以爲輕背前約 是必將夷爲郡縣也 因議大出師與中國爭 事爲合肥所聞 亟奏請撤戍 而是時張季直新狀元及第 言於常熟 以日本蕞爾小國 何足以抗天兵 非大創之 不足以示威而免患 常熟韙之 力主戰 合肥奏言不可輕開釁端 奉旨切責 余復自天津旋京 往見常熟 力諫主戰之非 蓋常熟亦我之座主 向承獎借者也 乃常熟不以爲然 且笑吾書生膽小 余謂臨事而懼 古有明訓 豈可放膽嘗試 且器械陣法 百不如人 似未宜率爾從事 常熟言合肥治軍數十年 屢平大寇 今北洋海陸兩軍 如火如荼 豈不

堪一戰耶 余謂知己知彼者 乃可望百戰百勝 今確知己不如彼 安可望勝 常熟言吾正欲試其良楛 以爲整頓地也 余見其意不可回 遂亦不復與語 興辭而出 到津晤吾友秋樵 舉以告之 秋樵笑曰 君一孝廉 而欲與兩狀元相爭 其鑿柄也固宜

甲申九月 余有事返上海 甫登岸 即聞朝鮮大亂 逆臣洪英植與其駙馬朴泳孝 鉤串倭人 瓜分八道 謬告國王云 中國兵變 誘王至別宮 招日本兵護之 又矯王令傳見執政大臣之忠鯁者 至即斬之 一時各國使臣 皆杜門自衛 中國防營 雖知有變 而無人傳告 亦不敢輕出兵隊 惟擐甲以待 遣人諷察 則宮門緊閉 消息不通 民人之圍繞宮外者 殆近數萬人 忽見趙甯夏之首級出 同聲驚號 爭以頭觸宮牆 墻圯 見倭兵百餘人 持鎗

外向 慰亭所練之五百人 亦在其中 吳兆有見事已急
 率三營馳往救之 洪英植令五百人放槍相拒 此五百人譁
 曰 吾身著吳老師所賜之軍衣 今反擊吳老師之兵乎 各
 以槍仰空發響 於是中國軍士始魚貫而入 顧未知國王所
 在 遍覓不得 慰亭曰 國不可一日無主 王有姪 年七
 歲矣 吾輩當共立之 兆有聞而大怒 擬擲其面 遂向軍
 士叩頭曰 我等在朝鮮 專爲保護國王也 如王無尋處 我
 即死於此間 不出宮矣 諸子弟宜努力 軍士齊聲應命
 旋有人報 頃見國王尙在後苑小屋中 兆有立刻率三營官
 及茅少笙馳往 國王已改倭裝 將逃矣 蓋英植等給其以
 中國人造反也 王見兆有等大駭 欲起避 兆有伏地大哭
 且爲之叩首 王知無他意 心始安 兆有請王移至慰亭
 軍中避亂 王諾之 英植在側力阻 兆有趁勢扶王出 少

笙亦手挽英植同行 擬擒其到軍正法 甫及階 倏有韓人
自階側揮利刃斫之 首墮 少笙跳而免 王既至副營 日
本公使竹添光鴻 聞信遁還本國 是役也 徵兆有在 國
即亡 若用慰亭改輔幼主之策 國亦亡 是時余適還上海
後遇少笙 詳爲余言

吳武壯

慰亭雖領慶軍營務處之虛銜 而既爲朝鮮練兵 便須別立
門戶 幕中不可無人 商諸吳帥 吳遣書記茅少笙紀雨農
陳石齋三人佐之 少笙名延年 雨農名堪沛 石齋名長慶
少笙筆墨敏捷 智識通達 自以吳帥舊人 而慰亭祇是
營務處委員 甫經代理營務處耳 且年少新進 何所知能
吾名爲之佐 合當代爲主持 而慰亭則謂此三人者 既爲
我之書記 即爲我之屬下 自當聽我指揮 於是二人積不

相能 兩農石齋獨兢業自守 不露圭角

甲申之夏 吳小軒軍門奉詔撤防 仍酌留數營戍朝鮮 乃以吳兆有統三營駐漢城 小軒本以副營爲座營 至是以慰亭爲副管帶 與張仲明方銘三兩營皆歸吳兆有節制 而合肥念及慰亭 曾爲國王保荐 特加委爲營務處兼會辦朝鮮防務 並委茅少笙爲提調 劄文殊未分明 而慰亭則謂是委以北洋之營務處 其會辦則謂爲會辦朝鮮國王 輒自稱本會辦 幾忘爲副營之管帶者 於是又與兆有不協 而少笙復言 李相既然相知 委爲提調 設有便宜 吾即可徑上稟牘矣 慰亭閱之 尤不快 然無如之何

哀 項城

程仲清者 名絜 皖南尙齋都轉之族 與余固有鄉誼 粵東張制軍樹聲 函荐小軒軍門 到漢城時 小帥已移戍金

州 乃寄居慰亭營中 一日清晨 仲清冒雪來訪 謂承慰亭荐 往軍國衙門作書記 月修三十金 吾意欲得四十金 又住所尙未議定 求君加言培植 余聞大喜 答以軍國衙門止我一中國人在彼 君來作伴甚妙 增添十金亦非難事 住所更可勿慮 吾桂山洞賜第八十餘間 君來同居 亦自寬綽 飲食所需 吾可供應 仲清聞吾說 欣喜過望 因留之圍爐小飲 向夕始去 吾匆匆忘問其慰翁係向何人 推荐 因函問慰亭 乃答書云 敝友程仲清承推轂 感極感極 余見而大詫 次日親往問之 慰亭曰 吾恐其不能勝任耳 余言初無難事 况吾在彼 詎不關助 慰亭亦唯唯 留吾清譚竟日 又次日 余問李浣西參判 答言袁公曾略言之 未深說也 余告以程君人甚端正 慰翁再說 可即允許 房屋即住我處 不必另尋 浣西亦漫應之 越

三日無消息 余因函招仲清來 擬令其催問慰亭 比去人
歸 則仲清已於昨日趁寶清輪船回廣東矣 咄咄怪事 踰
數日得信 寶清船沈於海 全船無一生者 又月餘 上海報
載徽州程君已作波臣 其母夫人聞耗驚痛 自樓上躍下跌
死 其妻覩此慘狀 自縊而亡 仲清固無子 其家遂絕
慰亭見報後 哀而祭之 余亦往會 因歎謂慰亭曰 君若
多進一言 何至罹此浩劫 慰亭慨然曰 此實吾之褊心
爲彼來求我 何故又復求君 彼既求君 吾即置而不問
余不覺忿然曰 君若早說不問 我非不可荐者 真乃害人
不淺 慰默然無語 他日見茅少笙 偶然道及是事 少笙
亦忿然曰 君尙未知耶 慰亭得君函後 往告仲清曰 吾
已爲君薦矣 不意王君媚嫉心重 向其執政諸臣 大肆詆
毀 事遂不諧 於是仲清一怒而去 置而不問 猶飾詞耳

余聞是言 無可更說 驚駭而已

中日和約既定 恭親王一日問合肥云 吾聞此次兵釁 悉由袁世凱鼓盪而成 此言信否 合肥對曰 事已過去 請王爺不必追究 橫豎皆鴻章之過耳 恭親王遂嘿然而罷 是時項城在京 雖有溫處道之寶缺 萬無赴任之理 設從此罣悞 心知不甘 憶昔在吳武壯朝鮮軍中 以帥意不合 借題爲朝鮮練兵 因禍爲福 此次師故智 正合時機 乃招致幕友 僦居嵩雲草堂 日夕譯撰兵書十二卷 以效法西洋爲主 書成 無術進獻 念當時朝貴中 惟相國榮祿 深結主知 言聽計從 顧素昧生平 無梯爲接 偵知八旗老輩有豫師者 最爲榮所信仰 又偵知豫公獨與閻相國敬銘相得 閻爲路閻生入室弟子 又申以婚姻 非路氏之言 不足以動之 因念路氏子弟有在淮安服官者 家於

淮安 而項城之妹夫張香谷 係漢仙中丞之子 亦家淮安
必與路氏相稔 遂託香谷以卑禮厚幣 請路辛甫北來
居其幕中爲上客 由辛甫以見閻文介 由文介以見豫師
由豫師以見榮文忠 層遞納交 果爲榮文忠所賞 項城遂
執贄爲榮相之門生 而新建陸軍以成 駐於小站周剛敏盛
波之舊壘 但項城初不知兵 一旦居督練之名 雖廣用教
習 終慮軍心不服 於是訪求賦閒之老將 聘爲全軍翼長
庶可以鎮懾軍隊 適淮軍舊部姜桂題 以失守旅順革職
永不叙用者 正無處投效 聞小站新軍成立 徑謁軍門
項城見而大喜 遽以翼長畀之 桂題亦不知兵 惟資格
尙深耳 項城更說榮相 以五大軍合編爲武衛全軍 以宋
慶爲武衛左軍 以袁世凱爲武衛右軍 以聶士成爲武衛前
軍 董福祥爲武衛後軍 其中軍則榮相自領之 兼總統武

衛全軍 榮相樂其推戴 且可弋取統屬文武之名也 德項城甚 有相逢恨晚之感 復用項城之策 令諸軍各選四將 送總統差遣 比至 令此十六人者各用一二品冠服 乘馬在輿前引導 榮相顧盼自喜 以爲人生之榮 無過於此 吁 何異兒童兒戲之見哉

乙未之冬 程軍門文炳營中有自稱善符呪 能避鎗炮者 項城方創新建陸軍於小站 聞其名 向程乞之 謂將聘爲教習 程曰 此雖有小驗 特兒戲事耳 恐不足以臨大敵 項城請之益堅 程君乃遣應其招 初至 以手槍試之 良驗 聚諸將試之 皆無傷 軍中驚以爲神 項城待爲上客 問授自何人 則以某仙某佛對 並言同道數十人 散布各處 將廣收門徒 以備蕩滅洋人 項城大喜 謂當遍請賓客 同觀奇技 果始終無誤 擬請大府據實奏聞 必可

恩賞官職 以壯聲威 其人亦喜躍歡忭 項城因普請津地
大小文武各官 往小站赴會 到者百有五十餘人 有一客
願立手狀 設或身死勿論 並覓保結 索諸各營 有與同
鄉而兼遠親者一人 令之作保 隨命三十人持後膛鎗向之
開放 轟然一聲 其人倒臥於地 客愕問所以 項城曰
此詐耳 決無妨 呼人視之 返曰 目尙未閉 面有笑容
項城曰 何如 已而仍臥不起 再呼人視之 又返報曰
口角流血矣 命解衣驗之 則胸腹凡有十七洞 人實死
矣 衆資皆起 項城亦無他語 酒罷 賓客悉散 項城以
五百金畀其鄉人 爲之棺斂 而恤其家焉 旋有人謂此乃
八卦教之餘黨 嘉慶朝奉旨嚴禁者 項城乃求得其全案讀
之 始悉其源委 故後來項城爲山東巡撫時 陳奏義和拳
事 較他省爲詳 丙申正月 吾應宋祝三之招 道出天津

正值小站請客驗閱之後 一時傳爲笑譚 何意三四年之後 津沽盛傳義和拳之氣勢 直若中風狂走 不可遏抑者 寧非怪事 固知滔天之禍 關乎氣數 而中國人之健忘 亦可略見一斑矣

李文忠

甲午中日戰後 合肥爵相罷爲通商事務大臣 維時總署 惟張樵野一人主政 餘皆伴食 合肥往 亦默坐不作一語 委蛇進退而已 一日法國公使至署 責問曰 貴署訂購 槍械 與吾國議定 將簽字矣 何以改購他國之物 出言 不信 是與邦交有礙 雖開釁亦必爭 張公噤不一語 諸 大臣在座 皆瞠目相對 法使曉曉不已 合肥徐曰 君誤 矣 吾訂購器械 乃買賣也 與邦交何涉 買賣者 以價廉 而便利者爲主 今彼國之貨 實廉於貴國 故改訂之 設

再有他國更廉於彼國者 吾又將改訂 彼國亦不得過問也
且吾所以逕與議訂者 以與貴國尙未簽字也 空言議論
詎可牽入邦交乎 於是法使亦無言而去

戊戌己亥之間 合肥爵相在京 門可羅雀 忽放兩廣總督
蓋天意未欲遽亡中國 留此一老 爲他日議和地也 庚

子年拳亂初起 端王剛相矯詔通電各省 招募義和拳 以

驅逐各國洋人之在中國者 時盛宣懷管全國電報事 得詔

首電寄合肥 且取進止 合肥復電云 此亂命也 誓不

奉詔 於是盛以此電并廷寄統電各行省 事遂不行 合肥

旋電奏云 拳不可恃 釁不可開 北望觚稜 日夜痛哭

剛毅見而大罵 謂此等媚外漢奸 非尸諸市朝不可 合肥

爲北洋大臣時 知今日國勢 非興立海軍不足以自強 乃

用馬建忠之策 建船塢於旅順口 設海軍提督 購置兵輪